

庆贺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

星耀涅瓦河

圣彼得堡
当代作家作品选

〔俄〕瓦·阿诺茨基等著 郑体武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庆贺圣彼得堡建城300

星耀涅瓦河

圣彼得堡
当代作家作品选

〔俄〕瓦·阿诺茨基 等著 郑体武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78834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耀涅瓦河 / (俄罗斯) 阿诺茨基等著 ; 郑体武等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3. 1

ISBN 7-5327-2984-2

I. 星 ... II. ①阿 ... ②郑 ...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②童话—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③抒情诗—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020 号

星耀涅瓦河

——圣彼得堡当代作家作品选

[俄] 瓦·阿诺茨基 等著

郑体武 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45,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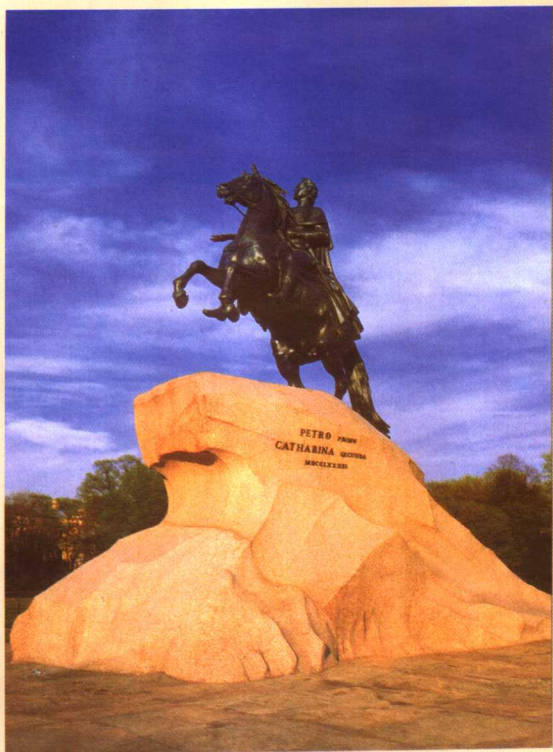
印数 : 0,001—3,100 册

ISBN 7-5327-2984-2/I·1729

定价 : 22.00 元

彼得大帝铜像

彼得宫·大海运河风景





彼得保罗要塞



圣埃撒教堂

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

王安忆

我以本书中一行诗句来作这篇序的题目。这行诗句所在的段落,其余的几句是:“——我们对黑暗已经作好准备;在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我们会将你完好地交给后辈。”这个“你”,就是彼得之城——圣彼得堡。在变化的当口,它,以及它身处的俄罗斯,经历着什么呢?我们从旧俄,还有前苏联的文学作品,电影,油画上,对它似乎已经相当稔熟,却也因此而感到隔膜,因它是出自巨匠大师之手,它给我们崇高、神圣、遥不可及的印象。而在这本作品集里,呈现出了它的日常面目。大约也是时代的作用,英雄的辉煌时日过去了,社会分工与科技发展瓦解了劳动与生存的庞大体积,生活变得琐细平庸,缺乏悲剧性。又如俄罗斯这样一个历史长久,性格强盛的民族,他们迟重的身躯里,包含有超凡的抵抗力,在这变化的时代里,坚持着特立独行。然而一旦袭击越过极限,陡地转过身去,它几乎是以笨拙和鲁勇的冲劲,直撞进潮流中去。就像小说《装载因素》里,那艘商船淡岛丸上,日本“三菱”公司的木材验收员山口重治的看法:“这个国家的状况可以二十年一成不变,却可以一天之内一切都改变。”在这个突变中,国家一下子改变了气质,精神价值被物质主义取消殆尽。从海关官员到码头装卸工人,由着威士忌,高级香烟,

连裤袜,手表,银匙子,袖珍录音机,金笔,高脚杯,铺成一条大道,广袤的俄罗斯大森林倒下而成原木,滚滚流向日本海,奉献给不定哪一天,日本海里突然耸起的人工岛。这些讨人喜欢的日用品,日本人最发达的小东西,诱惑着这个民族稚气而粗重的欲望,真有些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它一下子变得轻浮了,因为不是灵巧的体态,这轻浮几乎是触目惊心的了。紧挨码头的“鹈鹕”咖啡馆里,来自各国轮船的水手和本地的年轻姑娘们,在幽暗的灯光下跳舞,喝酒,说着英语。这是所有第三世界港口城市的大致相同的场景,然而到了这里,就有另一番痛楚了。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姑娘,是木材出口供应站站长的女儿,一个好学生。于是就有了两种危险,一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危险;二是,优良品行面临考验。这些并不完全出自于生计,而是剩余的欲求。那些精致的,华丽的,光鲜的,灵巧的日本产的小玩意儿,给每一个离群索居的角落,打上全球化的标记。可是,切莫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倘若就此结束,那么,“我们会将你完好地交给后辈”的信念从何而来呢?在日本人山口重治为他的木材奔走各个关节的时候,港口装卸区的调度员,航海学校货运经营专业毕业生维克托·奥金科夫也在奔走,督促装卸工人负责地劳动,同时洗刷名誉,偿还日本人被偷窃的录音机,船长的手表和钱,还有他妻子的受辱——照片上被画上两撇小胡子。日本人可说节节成功,维克托则步步败退,最终,还是日本人的小玩意儿赢得了工人们的心。他们亲密地围坐在装卸队的宿舍里,举行晚会,忽然间,录音机里放起国歌,是一段电视台转播机场迎宾的录音,很有用心地在这个充满酒精味和笑骂声的工棚里放送出来。粗鲁的装卸工们霎时都愣了——“听众们的脸上都凝然显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惘然,困惑,窘迫,害怕,维克托则站起身来,立正。虽然,酒精已经使他立不直了。这一幕是令人伤怀的,既是

感动,且又怀疑,仅止这一点记忆,能维系历史的衔接,而不至于彻底地割裂?

翻过去的那一页历史,并不好,已经终结的事实,便是证明。作家们并没有对此回过头去,即便身处不如人意的现实,批评依然是严厉无情的。小说《老街区狩猎记》将专制的政治写得极其可怖。一个在私人聚会上发表了过激言论的知识分子,走出朋友家门便遭到追击。故事要仅是这些,就不免概念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一对父子杀手。他们如此冷静,沉着,而且专业。在他们不慌不忙的捕捉之下,被追捕者的逃窜,躲藏,声东击西,都显得绝望了。真的就像是一只猎物,在老练的狩猎者的围捕下,被耍弄着,等耍够了,再利索地下手。那父子俩的外形,被描写得很平常,而且父子搭伴,就像手工业时代的世袭家业,父亲甚至是“透着某种慈祥的一张脸”。他们就像一对手艺人,没什么窍门,就靠练习和实践,积累起经验。高压政治的时代顿时被抽象出一幅吓人的图景,那就是,迫害与镇压变成了民间技艺。

历史是严酷的,向往自由,自由来临时,却如诗人告诫索尔仁尼琴的——“自由”已深深把我伤害。陡然降临的自由解除了束缚,呼吸舒畅了,可是,人性的准绳也随了束缚一并去了。生活面临了另一个困境,在这另一个时代到来的日子里。《日食》里,那位从人物肖像转向动物风景,因而在日本人的市场上卖了好价钱的画家,在火车上邂逅了科学院的女秘书,变革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比《装载因素》里的维克托更成熟的人,他们比较的镇静,虽则生活随波逐流,思想并没有停息。画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说:“现在还没有全面谈论我们的过去,而只是在谈论大的方面——革命,列宁,斯大林,战争。而当人们开始全面谈论——即谈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按另一种方式去

思考和议论的。”政治可以解决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可生活却是如此具体,而且复杂。在这惶乱的境遇之下,女秘书的身心亦已破碎,照她的话说,她的丈夫,一个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被女人和自己彻底弄糊涂了”,她自己呢,肚里怀着父亲不明的婴儿。可是,她依然保持着自约,也许无法不让生活继续糟糕下去,但至少,可以让一些美好的瞬间完整无损。她及时地给与画家的关系打上一个句号,让这邂逅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成为一个良善的,积极的经验。

一方面是严格的批判现实,另一方面,并不放弃浪漫的飞扬,是这些作品最令人尊敬的品质。时代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了,可是正直的人性始终是正面的存在,就像永恒的大自然,循着质朴简单的真理性法则,消长枯荣,往复循环。这大约真应归功于俄罗斯无边无际的森林和草原,它们具有着超然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定律。它们是生活的背景之后的背景,包容了人类所有的活动。人们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脱离不出它的裁决。所以,当我看着这些俄罗斯当代小说的时候,即感到与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相似,是从俄罗斯文学的神坛上走下来的人间面目,同时也感到一种来源于经典,持续久远的气息。

小说《夜谈》,掉队的旅行者“我”,走入一片林中空地,看见篝火,篝火旁坐着一个汉子,于是投宿在此,两个素昧平生的人,谈了一晚上。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不晓得这汉子是否是那些看马孩子的后人。不过他们所谈的话题全然不同了,不再是白净草原上的神秘故事,带着蛮荒时代不可知的天命观念,而是现实的具体事故,有点无聊,现代人多少是因贪欲心引起的烦心家务事。汉子,米哈伊尔,一个吨半卡车司机,服役期间的好朋友,继续学业,后来成为力学工程师的克雷洛夫,这个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交往下去,可是后来发生了通常

情况下常会发生的事情。克雷洛夫爱上了米哈伊尔的妻子，娜佳，娜佳呢？虽然不像克雷洛夫爱她那样爱，可是，却被煽起了情欲。在两对夫妇一同出游的宿营地，两人终于跨越了界限。大吵一通之后，四个人各分东西。事情的结局却并不是通常的那样，娜佳既没有和克雷洛夫结合，也没和米哈伊尔重归于好，因为米哈伊尔再不可能信任她，而她，也不会信任米哈伊尔。当她与克雷洛夫干下那事之前，米哈伊尔其实可以阻止，可是却没有。是出于骄傲，或者只是一种消极的不负责的生活态度：“要是命中注定要发生什么事，那么它一定会发生的”，甚至更卑鄙，如同克雷洛夫的小妻子萨莎说的：“总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这忏悔贯穿在米哈伊尔对过路人从头至尾的叙述中，背后是茂密幽深的灌木丛，篝火上方的高远辽阔的天空。就是由此，朴素却崇高的自然，所诞生出的人性，决不能苟同低下的情感。这单纯的观念，使日常生活，获得了浪漫的气质。

《泪，为爱而流》，亦是简朴的爱情故事。小伙子被姑娘伤了心，对女人都愤愤的，竟然在婚礼上，对新娘子说出无情的话：“其实，我并不爱你，所以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婚姻生活就这样暗淡地拉开帷幕，可日常生活则按着自己的轨道进行，要求年轻夫妻付出诚实恳切的劳动。房子造好了，双胞胎儿子生下了，再要起二层楼……妻子是最优秀的合作伙伴，同心同德，一起奔生计。年轻人对婚姻提起劲来了，等到他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折了腰，妻子供出脊髓救了他，他对爱情的憎恶便被尊敬取代了。他对妻子的爱情被描写得如此动人，他性格变温和了，常常拉过妻子，默默地长久地拥抱着，充满着虔诚的感激。不知是感激妻子，还是，感激生活。

生活是美妙而且生动的，它透过时代，社会，政治的空泛概念，呈现出活泼的表情。《宇航员》里，庄严隆重的生日庆典，经

过了充分仔细的筹划,结果却出了倒霉事。大家热情盼望来的宇航员,竟是一名惯偷,卷跑了主客的钱包,踪迹全无。可是,这,并没有减弱生日宴会的快乐,甚至,也没有减弱宇航员到来的快乐——他总归是一个英俊,潇洒,有趣的小伙子,和大家,尤其是姑娘,处得不错。这股子浪漫气质在小说《我亲爱的》里面,变成了神话的内心。

莲卡,这个女人,谁也不知道她是谁,什么地方的人,为什么来到这些偏僻的乡村,再要准备去哪里。她似乎总是在旅途上,从一个车站搭上车,到一个地方,再从一个车站搭上车,到下一个地方。车站的人都认识她,开始还送她去拘留所,或者医院,后来便不管她了。她很和善,不会妨碍任何人。她有多大了呢?和她同年的妇女,比如塔尼亚,已经有一儿一女了。你要问她自己,她一会儿说五岁,或者七岁,一会儿则说一千岁。她像是长不大的心智不全的孩子,可是又好像并不,只是对事物有着独特的另外的看法。在她眼睛里,火车就像是一条铁龙,车轮是它折断后垂落下来的翅膀,上车和下车的人,则是鳞片。她害怕地躲在厕所里看着火车起动,奔驰,却又感动得热泪盈眶,期待它飞向天空。从城里带来的时髦的芭比娃娃却叫她厌恶,说:“我怕它。它挺可怕的。拿走吧。”电视机,她管它叫“匣子”,“你把这个匣子关上吧,”或者,“你把这琴声关掉吧,它妨碍孩子读书。”她很爱孩子,与人亲善,有时候又挺任性,想要丽莎家的紧身裤,就一定要,不给,就哭,人们只得替她想方设法搞到手。人们都挺宠她,她既像个小孩子,又像个领了神旨的先知——“要是疯疯癫癫的莲卡·苏谢夫斯卡娅光临某个村子,那就是好兆头,不过,要是莲卡·苏谢夫斯卡娅在哪个村子里哭起来……”她的哭声,也有魔力,“遥远的、永远忘却了的东西又从一潭死水般的昏睡中被重新唤醒,开始热烈而威严地呼吸”。

最神奇的是,莲卡唱歌。她一唱歌,周围的一切,墙壁,黑夜,列车,刚化冻的河,便一起歌唱起来。她的不期而至,就能使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突然焕发出幸福的真义。牛要下犊子了,男人女人变成新婚夫妇一样激情澎湃,儿子一夜间竟长成了美男子……大自然的神旨在报答着勤恳认真生活的人。

俄罗斯丰饶的土地,不仅是生产的资源,还提供着人性的养料。在急剧变化的时日里,它以巨大的不变稳定着一种基础性质的精神,那是在这土地上多少代的生存所决定下来的正直的法律。在这本作品集里,所表达的向善的人性,就是一个证明。许多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然而,有一种强大的传递,其实潜在时代的内里,它可能是以某种虚无的方式存在着,比如文学,这柔软,轻薄,却坚韧的身体,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地穿越过时间的黑暗隧道,将世界上所有的神圣之城,完好地一代交给下一代。

王安忆

2002年7月31日上海

目 次

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	王安忆作	1
----------------	------	---

短篇小说 童 话

装载因素·····	瓦·阿诺茨基著	3
夜谈·····	阿·别林斯基著	39
不同寻常的难友·····	米·布季洛夫著	56
泪,为爱而流·····	伊·维诺格拉多夫著	61
逃进森林,顺流而下·····	格·戈雷申著	71
宇航员·····	德·卡拉利斯著	85
窗口朝着马路的房子·····	谢·卡尔普先科著	117
老街区狩猎记·····	尼·科尼亚耶夫著	130
一块小小的玻璃片·····	维·克列切托夫著	142
万尼亚·····	伊·列昂季耶夫著	151
彼得和丽莎·····	弗·纳苏先科著	162
痴迷·····	安·涅克留多夫著	176
我亲爱的·····	叶·罗琴科娃著	186
童话四篇·····	阿·罗辛著	217

日食.....	伊·萨比洛著	228
童话五篇.....	鲍·谢尔古年科夫著	246
风雪交加.....	亚·斯科科夫著	251
科斯佳和米什卡.....	尼·特罗普尼科夫著	268
嗜血的证人.....	尼·费拉托夫著	273

诗 歌

尼·阿斯塔菲耶夫诗二首.....	281
M. 巴拉绍夫诗二首	283
B. 勃留霍维茨基诗一首	285
瓦·戈卢别夫诗一首.....	287
格·戈尔博夫斯基诗二首.....	289
加·久蒙德诗二首.....	292
瓦·叶菲莫夫斯卡娅诗二首.....	295
维·库兹涅佐夫诗二首.....	297
马·马里扬诗二首.....	301
利·纳西布林娜诗一首.....	304
鲍·奥尔洛夫诗三首.....	307
安·列勃罗夫诗二首.....	310
叶·罗琴科娃诗二首.....	313
A. 坦科夫诗二首	315
德·乌拉霍维奇诗二首.....	317
A. 弗罗洛夫诗二首	321
尼·丘季诺娃诗二首.....	324
弗·舍姆舒琴科诗二首.....	327

短篇小说
童 话



装 载 因 素

瓦·阿诺茨基 著

—

下午五点，淡岛丸靠上了驳岸。按军方的规定，这个时辰由停泊在三个码头以外的锚地上的护卫舰上敲响铜钟，发出短促而严厉的锒锒声来报告的。紧接着，隐藏在那里——海军舰艇大队的海湾里——的一些鱼雷艇上也叮叮当当响起了钟声。当船首和船尾的卷扬机卷起湿漉漉的钢缆的一端，响起令人可怖的吱嘎声的时候，把一艘内燃机船从大海那面拖向码头的两艘拖轮，拉响了短促的、示意告别的汽笛声，缓缓离开内燃机船的船舷，驶向海湾中间去了。在那里它们沉寂了一会儿，好像在欣赏已完成的活儿，然后螺旋桨搅动着海水，高傲地、俨然像主人似的不慌不忙沿泊船线移动着。这时码头上相对安静些：起重机的绞链不会发出吱嘎吱嘎响声，车皮的缓冲器，也不会发生碰撞，卡车那破旧的发动机也不会响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帮码头工人打算交班休息，而这段时间，几艘拖轮和系缆人员又将给他们准备好新的活儿。

当爱唠叨的菲律宾水手从容不迫地放下舷梯的时候，日本